

文艺评论

# 淡雅清新的镜头背后是犀利的问题意识

## ——评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

李京盛

近日,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出品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自开播以来,收获了不错观众的好评。这部由黄克敏导演,纪风担任编剧,高鑫、徐百慧等联袂出演的电视剧,聚焦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以艺术化和审美化的方式,观照时代的发展变化,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先进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了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的艺术感染力。

该剧以我国东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江南县为故事发生地,以环境治理和提升基层领导班子执政能力建设为中心叙事,讲述了县委书记严东雷响应省委号召,创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群众观,在优化发展环境,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效能革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带领全县干部群众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故事。

在本剧的开篇,严东雷因为直言不讳指出江南县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而得罪了很多人,造成了部分干部抵触心理,使环境治理工作开展,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应付上级,“讲形式”“走过场”“一刀切”“逍遥派”的工作作风在县里也屡见不鲜。面对这些问题,严东雷这个表面上有些“轴”的外来领导,凭借着一股子冲劲和实事求是精神,揭开了长期以来在环境治理上的一些假象和隐藏在环境保护背后更深层次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切入充满现实冲突性,敢写真问题,敢讲真矛盾。剧

情开篇就直入主题,将基层环保治理的关键问题捅破:面对任务没完成,干部是要保业绩还是要解决真问题?随着快人快语的严东雷在考察组面前的实话实说,整部剧的矛盾冲突由此展开。严东雷一上来就被认为“捅了篓子”,江南县干部与环保相关工作人员也都因此而受到了牵连。但组织上最终依旧选择这个敢于“刀刀向内”又“不懂变通”的人担任了江南县的县委书记。这让剧情显得既紧张而又“抓人”。

“如何面对问题”是这部电视剧从头到尾贯穿在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发展中的推动力:严东雷的妻子,一个愿意为家庭牺牲奉献的女性,在面临可能影响自己孩子上重点中学的机会时,她内心的纠结如何决断?在暴雨中的煤矿事故发生后,一方面是政治生涯的晋升,一面是无愧良心替严东雷正名,县长又该如何选择?在占据县财政收三分之一的优能皮业出现污染问题后,是保企业稳税收,解决筹款问题,还是大刀阔斧搞治理?整个江南县委班子又该如何选择?每个角色的为难与最后抉择,让我们看到了这部作品在尖锐矛盾冲突时所体现出的艺术勇气。

在以现实矛盾冲突推动剧情发展的同时,人物刻画细腻真实,人物形象不脸谱、不失真也是该剧在人物塑造上的突出特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让故事中的人物深深地扎根现实生活的土壤,才能创作出真实感人的作品。该剧正是从生活真实的角

度,让人物具有了可亲可信之感。真实性还体现在该剧丰富的细节表达上,例如严东雷在“自揭其短”之后,剧中并没有大量渲染他此刻复杂的内心情绪,而是突出了他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两个烧饼这种日常生活细节,这让一位忙着工作没顾上吃饭的基层干部形象更加接地气。还有另一位形象饱满的干部江南县副县长牛一龄,在严东雷接触他以前,对这位干部的印象是做事效率不高,工作往往推进缓慢,但看见他在小溪乡民主恳谈会的表现后,才发现这是个工作细致讲求办法、心怀百姓的好干部。比起追求效率与政绩,牛一龄让受到养殖治理政策影响的村民齐聚一堂,说问题讲困难,做到了政策执行合法合理也要合情,在生态治理大格局中增添了为民服务的真情怀。

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还以独特的故事架构,让生态建设与基层执政能力建设这两个重大主题融为一体,突显了作品的厚重感和题材的现实涵盖度。另外,场景构建的细腻真实也体现了创作团队的高标准要求,他们力图展现真实的基层生活与江南县城风貌。团队进行多次采风、调研、走访,再走一遍当年的生态建设之路,取景就跑遍了如今已有“绿谷”之称的浙江丽水的角角落落,只为真实还原十几年前当时的环境和面貌,正是这种求真的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让作品具有了江南山水的温润风景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

创作中的独具匠心之处还体现在这部剧选择了基层干部的视角来看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问题,真实地写出了环境治理过程中他们的苦与乐。正是这样的视角解读,让生态建设问题在作品中的呈现不是平面的、理论的,而是立体的、动态的。比如在剧中,在调研中严东雷发现,水域污染问题是由于无序养殖造成的,但一味地关停养殖场造成的后果只能使本就发展落后的江南县在经济上更缺乏动力与活力,随着严东雷的视角,问题更从排泄物治理聚焦到了生产方式的转变上。在这个过程中,困难接踵而至,对策也纷纷而来……正是在这样深入挖掘内在矛盾的过程中,将生态经济建设的系统性与复杂性表现得十分具体和感性,真实地还原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改革要大胆,执行要谨慎”这样的一种为百姓踏实做事的精神。

《春风又绿江南岸》再现了对绿色发展道路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淡雅清新的镜头画面、犀利的问题意识、深刻的思辨性和大格局高站位的主题性表达,揭示了生态综合整治与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并重的理念的正确性与必然性,展现了基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成效和新的领导干部的成长之路。它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又一部佳作。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 《侏罗纪世界3》:被恐龙吞噬的环保理念

孙欣欣

睽违四年,恐龙大片回归院线,不过观众并不买账。公映一周,《侏罗纪世界3》收获票房近5亿,不及前作一半。同样滑坡的,还有口碑。在各大评分网站,《侏罗纪世界》三部曲的分数逐部递减,其中尤以第三部降幅最为明显。

票房口碑双双下滑,一方面反映出“侏罗纪”系列带给观众的感官刺激已经达到饱和。作为许多人的童年阴影,《侏罗纪公园1》里儿童与迅猛龙捉迷藏以及《公园2》中小美颌龙分食成人的场面虽不宏大,但构思精巧,因而惊悚程度极高。相比之下,《侏罗纪世界》系列视觉更饱满、画面更逼真、场景更恢弘,但总体上缺乏颠覆性创意,因而产生的惊悚效果很难突破瓶颈。

另一方面,“侏罗纪”系列不复辉煌的更重要原因,在于《侏罗纪公园》前两部构建的价值体系消解后,续集仍拘泥于“恐龙情结”,未能在恐龙宇宙中有效重塑世界观。

《侏罗纪公园》前两部中,数学家马尔科姆反复说教同一环保主题:人类不是造物主,有些人扮演上帝角色,其实是触犯禁区,宛如打开潘多拉魔盒,必遭严重后果。《公园3》虽然请到山姆·尼尔和劳拉·邓恩两位主演,但弃置贯穿系列的核心思想,成为一部纯粹的冒险电影。及至系列重启,《世界1》处处用梗,致敬前作,但在核心问题上推翻原著:主题公园不再是概念,而早已对外开放;人类不再处于食物链下层,而已经具备驯服恐龙的能力。

《世界2》企图摆脱主题公园的既定框架,加入克隆儿童角色,转而探讨更复杂的伦理问题:恐龙与人类能否共存?且不论基于空中楼阁的伦理探讨是否在观众中引起反响,《世界3》出人意料地摧毁了这个初步构建的体系,并未就伦理问题引发的矛盾展开深入讨论,反而叠加一个“蝗虫危机”论,看似回归《公园1》的环保主题,实则是重复主题的简单嵌套,折射出导演对整个系列并没有严谨周密的谋篇布局。

对于惊悚刺激的商业大片,仅在拍摄层面已极富挑战。然而更难的,是如何用一个丰富的故事框架来撑起所有的特效,而不是一味用情怀硬填补空虚,否则就算放映时频频让人会心一笑,也难以留下深刻回忆。同样的例子,可见漫威新版《蜘蛛侠》系列。《蜘蛛侠3》集结

两代主角和反派,将情怀值拉满。但纵观整个系列,彼得·帕克已经完全融入漫威电影宇宙,不再具备人物独立的内在品质。他褪去了托比·马奎尔的青涩,却也丧失了蜘蛛侠单纯的灵魂。

在侏罗纪宇宙中,恐龙元素曾被赋予多层次意义。《公园1》中,它是人类创造出来,但可能毁灭人类的产物;《公园2》赋予其父性、母性,它不再是盲目的施暴者;《世界1》将其升级为“人类的朋友”;《世界2》进一步拓展至“人性的存在”。但很遗憾,这些意义在系列终章中荡然无存。在这部情节寡淡的回忆杀电影中,恐龙彻底沦为惊悚特效,仅剩娱乐大众这一浅层含义。当然,约翰·哈蒙德在缔造侏罗纪公园之初,可能也只想到了这一层。

# 《梦华录》对古典戏曲的非典型改编留下这些启示

郭梅

改编或移植,自古以来就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至现代则更为影视剧所惯用。

近年来,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如《鬓边不是海棠红》堪称剧版京剧普及教材,《良辰好景几何》甫一开篇便拉足了“混世魔王+林妹妹”的架势,活脱脱一个民国版《红楼梦》,而近日引起观看和评论热潮的《梦华录》早就官宣了改编自关汉卿代表作《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简称《救风尘》),为如何从古典文化宝库中汲取营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可资借鉴的样本。

## 对中国古典戏曲中负心婚变母题作品进行选择性移植与非典型改编

事实上,说《梦华录》根据关汉卿杂剧《救风尘》改编,有欠精准。

毋庸讳言,仅四折的元杂剧《救风尘》的篇幅显然与40集的电视连续剧相距甚远,编剧大做特做加法乃别无选择,或曰是对改编惯例的自然沿袭,虽非首创,却有大奏奇效之功。不过,显然该剧所做的并非简单以原剧主要情节为核心内容的加法,而是藉“救风尘”之名行“救当代女性”之实——原著中赵盼儿智救宋引章的故事不再只是全剧核心,并且所占篇幅甚少,甚至即便删去也不会对《梦华录》整体情节走向有实质性影响。

《梦华录》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宋代女子因遭负心郎悔婚,专程赶去东京讨说法,然后痛定思痛努力自强并收获与真命天子美满爱情的故事。赵京途中,她还“顺便”解救了被丈夫抛弃的孙三娘和被周舍骗婚的宋引章,仁闺蜜一起“北漂”到繁华的东京城,开茶坊、办酒楼,各展所长,携手把事业搞得风生水起。电视剧里,凭空多出不在关汉卿笔下出现的一大群男男女女:顾千帆、欧阳旭、孙三娘、高慧、葛招娣、杜长风、沈如琢、陈廉、萧钦言、雷敬、池衙内等,还有一个从晚唐“穿越”而来的张好好。而且原剧中的宋母,以及与宋有婚约在先、最后又算计前嫌娶了曾背叛他的宋引章的秀才安秀实,迄今未露露

面,估计被做了减法。因而,笔者以为,与其说《梦华录》是改编了《救风尘》,不如说是对《救风尘》进行了选择性移植,或曰编导脑洞大开,对元杂剧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戏曲中的负心婚变母题作品进行了非典型改编。

这也就是说,《梦华录》的女主角是否叫赵盼儿并不打紧。她可以是任何一个被负心郎辜负、抛弃、伤害的弱女子,如元代杨显之的杂剧《临江驿潇湘夜雨》中的张翠鸾,京剧《铡美案》里的秦香莲,《豆汁记》里的金玉奴,甚至南戏《张协状元》里那个连姓名都没有的贫女。当然,适配度最高的,首推作者不详的南戏《王魁》、元代尚仲贤的杂剧《海神庙王魁负桂英》和明代王玉峰传奇《焚香记》,三个题材相同的剧本共同的悲剧女主角数桂英——也就是当代观众相对耳熟能详的由田汉、安娥担纲改编的越剧《情探》中的女主。她们无不在男主寒微时与之共过大苦,甚至对他有过救助之大恩,但男主一旦金榜题名被捧上云霄,就迅速喜新厌旧,全然不遵守与女主同甘共苦的诺言。她们的结局,往往是被情郎、丈夫无情抛弃甚至杀害,或走投无路不得不自尽,然后在某种代表正义的力量如包青天或鬼神的帮助下,找负心郎复仇索命——其中,秦香莲侥幸幸未死,是因为陈世美派去的杀手韩琪发现她完全无辜,不忍心下手;棒打薄情郎的金玉奴表面看是得了善终,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她被高官收养,成为名门千金,不再是出身卑贱低微的团头之女,换言之身份今非昔比了,莫稽才甘愿被打,并重新与她结为夫妇;遭高中状元另娶新人的丈夫崔通诬陷充军发配的张翠鸾也是途经临江驿巧遇失散的已做高官的父亲,才得以解救,并最终与崔通重归于好。

而如此这般的情节设置显然与当代女性的幸福观和价值观相距甚远,《梦华录》果断予以必要的匡正——该剧中的赵盼儿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尊自立自强,坚定地对待薄幸的欧阳旭

取灵感。右图为剧中的赵盼儿与顾千帆,下图为剧中的宋引章



女子推开一扇平等救赎之门。只可惜该剧似乎用力稍微过猛了一点,在不断强调赵盼儿的洁身自好和脱籍良民的身份时无形中忽略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姐妹。

## 程式化的古典戏曲改编为影视剧难度不小,需要完成一连串当代化填空

众所周知,传统戏曲里的人物走的是程式化类型化路线,需要行当画脸谱,一般必须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讲好故事凸显出人物形象,故往往强化要点不

及其余,情节浓缩,结构紧凑,适合一个单位时间内的演出,如四折一楔子的元杂剧便恰好对应一个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但电视剧作为当代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其美学接受过程是在观众中进行的,观众随时可以换台、回放或倍速观看,随意性、自主性很强,所以,电视连续剧主创人员在获得数倍至数十倍于戏曲舞台单本剧篇幅自由的同时,也必须在主题的深层多面性、故事的曲折丰富性、人物的立体性丰满度和结构的合理起承转合等方面交出符合体裁要求的答卷,要答得漂亮难度不小。

古典名剧如《西厢记》《长生殿》等,无不是后世创作者钟爱的改编母题,从元杂剧、明清传奇到影视剧,载体各异,内容主旨亦随时代和载体而流变,版本众多,各呈其妙。而将古典戏曲改编为影视剧,往往需做加法,如根据汤显祖《牡丹亭》改编的同名古装爱情剧在保留原剧故事的前提下加入了精彩的武打场面和高水准的特技制作,由《紫钗记》改编的电视剧《紫钗奇缘》在保留原剧故事和精神的同时融入了动作、歌舞、诗词等元素。而加故事线加入人物加细节,则是另一种典型的加法式改编法,如古典爱情剧《新西厢记》以王实甫的《西厢记》为蓝本,除了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还让活泼娇俏的红娘也有了生死之恋,甚至在爱情主线外加入了宫廷争斗的暗线。而电视剧《天宝传奇》《大唐芙蓉园》《杨贵妃秘史》等则均脱胎于《长恨歌》和《长生殿》等李杨爱情题材的古代经典。20年前的电视剧《爱情宝典》也是用加法改编法讲述《救风尘》《卖油郎》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今《梦华录》更是把改编的加法做到了极致。窃以为,《梦华录》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填空”与当代观众的审美或心理诉求不谋而合,对电视剧创作如何更巧妙而高效地从古典文化中寻找灵感和汲取营养留下一些启示。

首先,是剧中男主人公顾千帆的设定。传统戏曲的男主人公,或白衣秀士文弱书生或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鲜少顾千帆这样人称活阎罗的酷吏,但编导却似乎毫不犹豫地让他在《梦华录》里堂堂正正和女主一起占了C位,还从他俩互相提防开始,娴熟地运用熟而不滥的

不打不相识套路,让二人很快发展到两情相悦情根深种,成为一对颇特别的王子和灰姑娘——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鸿沟,不仅仅是门第和身份的悬殊,还有赵盼儿被欧阳悔婚的情伤与自卑。虽然观众早在《锦衣之下》等电视剧中见过身份与顾千帆差相仿佛的人物和故事,但从戏曲改编的角度看,则依然不乏新意。同时,也让“渣男”欧阳旭这样的传统戏曲正牌男主和貌似狠辣腹黑实则真诚靠谱的“霸总”顾千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救风尘》中女人帮助女人的思想内核在《梦华录》里被一再强化和扩容,内涵更更新丰富了。除了原剧人物赵盼儿和宋引章,编剧还虚构了孙三娘、张好好、葛招娣等陆续加盟赵氏姐妹团。更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几乎个个都习有上佳的专业技能,盼儿的茶艺、三娘的厨艺、引章的琵琶、好好的歌喉,无不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一技傍身,团结自强,不靠男人靠自己的安全感和自豪感亦随之而来。剧中还强调盼儿不仅有熟谙世故、洞察世情、心思细腻甚至颇有心机的一面,更有心胸豁达、善良宽厚的一面,而后者更是她登顶事业巅峰的另一个不二法门——葛招娣在她的茶坊使诈,她不仅不记仇反而录用对方在店里跑堂,给了招娣自力更生的机会;发现高慧在她家门口腹诽难忍,她不假思索地施以援手,借衣赠药暖语慰藉。相信她知道对方是情敌高小姐后,也会恪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准则。笔者推测,后续剧情不仅能满足观众进一步赏心悦目、磕磕CP的需求,更能在女性叙事和两性关系等重大社会问题上引发进一步热议。

包括古典戏曲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无限宝藏。值得进行改编或选择性移植的,何止一曲《救风尘》?不必说《搜神记》《幽明录》《子不语》《世说新语》《鹤林玉露》《阅微草堂笔记》等大有潜力可挖,便是《牡丹亭》《桃花扇》《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早已被深挖过多次的富矿,又何尝不值得继续深研?至于如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值得我们慢慢用心去探寻。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